

传奇

## 美丽的运河渡

郭之雨

仿佛从来就这样，我心中装着白亮亮一线水，不枯，不败，静静的水面反射着疏美的粼光，就像掉在峡谷里的一片云。直到我大难不死，奶奶用下巴轻触着我额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孩子，你保住命，多亏遇贵人！”奶奶是个纯粹的人，一直用心灵的角度述说世界。那时我小，什么都朦胧，但确实记下了，那线水是运河，贵人是老艄公。

老艄公像雾像烟又像风，每年出现一次或两次，多是在烟雨迷蒙的日子，驾着小船，沿着蜿蜒的河道顺流而来。每次到来的落脚点，被河西岸那歪歪斜斜躺进水面的垂柳树，柳条上，细长的柳叶那么灵动，像是咬住枝条的小鱼。老艄公把小船拴在柳树上的那刻起，那片水域便成了他新拓的宅基地。

在垂柳树处走到堤顶，是掩映在绿树下的青砖灰瓦房。我们家最接近运河，白天看着涓涓的流水抒情，晚上枕着水声入梦。在我记忆中，运河水多是温柔的，只有春夏水盛时，才见浩

淼。但也没见过传说中的那种波涛汹涌、咆哮怒吼、一泻千里的壮观气势。

这块水面较宽。春风水暖，堤岸冒出的灰绿色蒹葭和紫红色苇芽，地毯般掩盖了河道两边原本冬天的苍凉。风一吹再吹，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，夏天，茅草，芦荻吐出雪白的丝穗。还有水鸟扇动翅膀冲天、收翅，俯冲下来，一头扎进水里，溅起爆米花似的水花。

如果不是美妙的啾鸣声破空洒播，没人知道芦苇浓密河道里，何时隐藏着一只小船。船很小，船的一头有个拱起的竹棚，应该是老艄公避风避雨避烈日供休息的地方。和我们隔岸相对的东岸，是桃营村，正赶上集镇，人头攒动，很见繁华。很多人被啾鸣声吸引，围到河边，伸出鹅长脖子，看一个个人站在船头，脖颈高昂，擎起的啾鸣冲天，一曲《向阳花》在黄铜的喇叭口顷刻流泻出来。

人群中，一位佝偻着身子的耄耋老人，若雪的胡须顺着风向飘。他看到船，顿生感慨，侃侃而谈。老年间，运河古道，哪见芦苇？居

家夹岸，以水为盛，以河生息，以航达裕，有水有船，官船客舫，舟楫相逐，帆墙林立，百舸争流，日夜川流不息，笛声不绝于耳。有一种甲板上能装大车、上牲口的大船叫“摆渡”，升帆叫打篷，撑篙叫撑挽子，挽子头上装有铁器，能刺能勾；划桨叫“掀”棹。大运河，深藏着中国巨大繁荣的神秘信息，有着特有的清新与秀丽，透明，悠长，水流潺潺，宛若一条玉带逶迤。老人神采奕奕，勾勒着尘封的历史画卷。

老艄公到来后，并不上岸，任由小船在水面上动荡。啾鸣声响过一次，便不在响，他更多时间，倚在竹棚边，闭着眼吸烟，这是一种享受。眼虽闭着，却能看见一个斑斓的世界，或者故事。有人好奇，疑虑，意欲一探究竟了。

老艄公听到东岸有人喊：“老人家，能不能帮我渡河到西岸，有急事，来不及转桥了。”老艄公不急慢，急速解去绳索。揹架在老艄公手里灵活妙用，船头泛着涟漪，显得水流湍急，渡河人挂着笑脸，不像有急事的样子，跟他打招呼，热情地聊家长里短。老艄公或笑或不笑，除去“嗯嗯，啊啊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

被渡过河的人，觉得老艄公透着诡异，头像像罩着一层面纱，虽然薄如蝉翼，却又揭不开。但他肯定地说，这是一个外地人，他在老艄公专心摆渡时，曾撬开船舱的活动板，看到船舱内有煤油炉，米，

面，和最简单的生活用品。更奇怪的是，船头有一张渔网，竟是没下过水的新网。

老艄公悄悄走了，正如悄悄他来。他从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，也许只有行脚的小船知道。

奔腾的大运河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，多少年来，光阴不朽，它也不老。

有些事故，必然会成为故事，我就是那个。

那个伏天，闷热，天地间蒸笼一样，运河水成了孩童的天然浴场。奶奶再三恐吓，河里有水鬼，专吃小孩，哥哥和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，胆就肥了。我比他们小一点点，他们洗澡，我只抓鱼，我是小孩，抓不住大鱼、大虾、大螃蟹，抓些小的总可以了吧！我在捏造自己的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，都是晴天。

河边水草很旺盛地生长着，很久没下雨的缘故，河水格外清澈，能清晰看到有鱼在草间游弋。看到我，我脑体上主管欢乐的松果体已经膨胀，我脱掉鞋，扒开水草，小鱼顶着波纹，四处溃散，鱼那么小都敢往深里游，我当然不怕。接下去，脚下的基础被谁一抽，立马悬空，手脚乱舞，两耳都是自己拨动水的哗哗声，我用尽最后一口气力，还是泥人般化解在混沌里。

我是被老艄公救起的。人们认为老艄公不再来的时候，他又来了。他刚把绳索拴在那棵柳树上，哥哥们嬉水尽兴，是一只水鸟的鸣叫，把他目光牵过来。只一眼，他

立马断定有人发生意外，老艄公懂水，三米深的运河水，他能劈出一条水槽，而且露出上半身，像旗鱼一样畅行。老艄公托着我走到堤顶，妈妈哭着跪恩人，奶奶哭着跪河神，奶奶说老艄公就是河神。

大运河从南到北，串联起繁华与生机，记载下苦难和沧桑，这条河流，是一代代中国人情感的归宿。老艄公像什么也没发生，那悠扬欢快的《向阳花》，又在运河响起。

我被救起的第六年中秋节，啾鸣声响过后，奶奶依旧对老艄公表达谢意，他这次没有拒绝。宴席上，老艄公说，挺简单的事，他前邻有一个女儿，老两口反对她远嫁，她还是嫁了。她就嫁在东岸的桃营村，日子过得不是很滋润，没脸回家。老人想女儿，唏嘘掉泪，也撵不下老脸。那女孩是听着老艄工吹的《向阳花》长大的，老艄工就装作打鱼的，啾鸣声声，那是呼唤。他每次把老人的好消息捎回去，每次把这女儿的好消息带回去。一线水连着两张脸两颗心。老人太老了，女儿答应回去看父母了，这些年我做的这些，就是为今天。

渡河，是把人渡到生活彼岸；渡心，是把人渡到理想彼岸，老艄公都占了。永远的运河，美丽的运河渡，老艄公完成了他的使命，再也没有来过。时光的渡船，只留下一道长长的划痕，扎根在记忆里，历久弥坚。



运河人家（水粉） 王志伟/作

在场

## 南运河遐思

李雨生

去年，因故搬离运河边老宅，8个月未看过南运河一眼，心中思念无比。不得不搬回老宅。每天到南运河打卡，又成了必备功课。

一直在盼着，绿色能漂染南运河两岸，迎春花和春桃能够点缀一河春水。盼望绿色的日子过得异常缓慢。几乎所有的人，包括老伴儿都不能理解我为何对南运河的春天那么地在意。其实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，只是我把南运河的春色当成生命的一种动力。想从南运河的春天里汲取点生命的勇气。只有当满园的春色都倾泻在南运河两岸的时候，我才能感受到一种生命轮回的庄严和隆重。

清明节前一天，运河两岸的草还没有全绿，柳还没有成荫，桃还没有绽放，樱还没有飘香。倒是南运河的支流大南注排水河两岸桃红柳绿，姹紫嫣红，迎春花、野桃花、丁香花、海棠花开得风生水起。本想每天来一次，观察南运河的春天，但身体又临时出了岔子住院手术，耽误了十来天。谷雨再去南运河，结果令我大跌眼镜。两岸的柳都绿得油汪汪的；高耸的堤岸像是镶嵌了一块巨大的绿毯，毛茸茸的，还有星星点点的黄色野菊。我最想看的桃红、樱粉、杏白都已经露出了一派衰相，真的让我扫兴。幸好还有紫叶槐、金穗槐、马兰花旺盛地生长着。沉沉的大河，飘浮的白云，一阵又一阵带着沙尘的大风，都让我感到春光太过仓促，时光太过仓促。

人到古稀，不免要生出不健康的情愫。有人说，那都是你们文人的多愁善感，春天伤春，秋天悲秋。其实不然，不仅是文人懂得伤春悲秋，我敢说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只不过是岁数越大，这种感觉就越敏感罢了。说来，伤春悲秋并非什么坏事。懂得伤春悲秋说明你尚懂情感；懂得情感说明你尚懂得爱；懂得爱说明你尚懂得珍惜。

每一条大河都有着自己的特质。我家附近的南运河，上接杨柳青、静海、沧州，直至杭州；下接南运河红桥段，海河三岔口，再接北运河，直

至通州。虽然她已经没有了晨钟暮鼓的叩响，缺少了渔舟唱晚的风韵，但她依然不失一位哲人的儒雅。

我喜欢南运河，因为她充满着母性的光辉。她不似长江、黄河那样飞扬、恢弘，充满着王者的霸气。她就像一个饱经风霜、平和随性的母亲，习惯于用心去倾听孩子们的诉说，并把孩子们的喜怒哀乐都装进自己智慧的心囊，然后用她的睿智告诉倾诉者，没什么，一切都会过去。

我喜欢南运河，喜欢那种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的苍茫和钟秀，永远都能使我得到灵感或是启示。

坐在南运河岸边，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。即便是到了“日暮乡关”的时候，也不会产生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的惆怅、茫然感觉。我经常和她交流，用我们自己能听懂的语言，就像在和我的母亲交谈。

我说，我老了，70岁了，浑身都是病，我说我有些害怕。

大河说，你老？还有我老吗？我都活了2000多年了，不还在努力地活着吗？

我说我错过了今年的花期，再等花开，需要来年。

大河说，人生会错过很多机会。不要在乎一季的花期，花期明年还会有。至少你还能看见柳成荫、绿成海。你是幸运的，有些人已经没有你的这种机会了。只要你心中有着春天的种子，春天就永远会在你心里盛开。

我似乎在听到南运河对我说，不要埋怨从清明到谷雨短短十几天一晃而过；不要为没看见南运河桃花盛开、樱花飘香的绚丽而懊恼。就说人生三万天，其实也不过是昙花一现。不信你拎起大运河长度和历史看，在浩瀚宇宙的时空隧道里，也不过是流星一过，闪电一瞬。生命的精彩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质量。

我似乎顿悟了大河的话，我是幸运的！活着就要努力，努力才能真正地活着。

我站起身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重抖精神，暂别南运河，翻身再投进生活。

我思

## 朗吟风流

韩书运

初夏时节，大运河畔，柳翠鸟鸣。河波盈盈，鳧鳞闹水。

岸边新建朗吟楼，样式复古，画栋雕梁，气势雄伟。

沧州武术，闻名遐迩，高手层出，豪迈山河，威风八面，尽显英雄本色。朗吟者，翰墨诗书，朗吟楼，文人雅客抒怀之地，文武能融乎？

武为沧州之体魄，文乃沧州之潜质。圣人说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沧州写照。

旧时朗吟楼虽早已坍塌，且无踪迹，当年繁华已过，却道不尽那段风流。

最风光时刻，当是天子驾临。乾隆皇帝曾十次去泰安，六次下江南，多次经运河走水路。也曾驻跸沧州，登上朗吟楼赋诗。既是通过沧州，那浩荡舰队，亲兵列列，铠甲威严。皇帝、亲王、宰相、陪同官员，随扈亲眷、宫女、太监、杂用之人，都会被辉煌朗吟楼夺去目光。这是朗吟楼拔地以来，接待的最高级别、最大团队游客，且不止一次。

往事如烟。曾记得一年少书生，慕名观楼，见危楼高耸，殿内吕祖负剑而立，羽衣纶巾，眉目通真，出口成诗：“丹梯插汉枕河流，可是仙人在上头？……”年轻人是本邑王公弼，降生以来就没有见过父亲。幸有品行端范，教子不输孟子的母亲，王公弼勤苦攻读，考中进士，只因乱世，明朝大厦倾覆，满清夺关而兴，王公弼入清，官至户部侍郎。情系朗吟楼，再次探望，抒发其志：“大笑不知宇宙宽，伸卧尚嫌天地窄。”又生饮酒慕仙之雅兴：“天上地下何所有，醉梦醒来仍向酒。闲来楼上又仙踪，仙乎仙乎吾与友。”

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运河依旧轻波微澜，帆樯匆忙。朗吟楼记忆模糊又清晰。黄昏时刻，一风华少年，面目清朗，登上朗吟楼，环视四野，出口成章：“日暮沧江晚，青云羡鸟飞。登临出尘世，歌舞共春晖。细草微风岸，青松古殿扉。寥寥人境外，徙徙欲何依。”很像当年王公弼。没错，这年轻人就是王公弼长子王玉麟，明代贡生，清代官至潞州知府，精理学，善诗文，文采与父亲同肩。

父子登临，留下诗文，亦有兄弟相送，存一段风雅。那人吕祖望，顺治壬辰进士，登上朗吟楼，在楼上宴请兄弟侄孙，为其送别。其兄，吕缙祖顺治丙戌一甲二名进士。兄弟皆进士，光宗耀祖，尽显沧州风流。席间，有相逢喜悦，有举杯豪情，亦有离别伤感：“朗吟原是吾家楼，此日登临送远游。座上交觞皆属吕，就中倾倒独称刘。暂携斗酒听黄鸟，且向长汀狎白鸥。莫羨乘槎同汉史，萧关西去路悠悠。”大有西出阳关钱行之境况。

运河奔流，岁月悠悠，朗吟楼成为方圆百里名楼，岂能无《序》？

崇祯二年春，杨柳一色绿，河水一脉清。万历举人孙宜诰，崇祯进士朱用锦等一批文人雅士聚集朗吟楼，学着《滕王阁序》《兰亭集序》的样子，众人推举朱用锦撰文《朗吟楼序》。虽无《滕王阁序》声高，无《兰亭集序》播远，亦是书写沧州地方文采华章，收入康熙《沧州新志》后人续编。

朗吟楼名声渐远，很多过客或系舟、或停车一睹风采。如两江总督陈大文，蜀中第一才子张问陶，翰林院编修刘果实等，或官，或绅，或文，或武，登临朗吟，赋诗填词，名篇佳作，不可胜数，只是年长岁久，多有遗失。

明清沧州，已是千里运河彩带上的了一颗明珠。运河两岸，清风楼、南川楼、朗吟楼伫立，更有茶楼酒肆，客栈官署。运河之上，舳舻画舫，系舟朗吟楼下，亦有秦淮河桨声灯影之韵味。

楼堂烟柳，画舫洞箫。那词客有羽扇纶巾的风度，那艺妓含梅兰吐芳之雅韵。歌舞短歌，酒力渐浓，有吐如此良辰美景，就算是虚度光阴又如何？怀才者未必金榜题名，前程似锦。春光易老，原野秋风，“忽把浮名，换成了浅斟低唱。”遇挚友，聊谈平生事；遇良妓，学唱新词到天明。漂泊云烟去，待萍花渐老，月露凝重。再登朗吟楼，长笑、长叹、长醉、半醒。那些熟悉的身影，各奔东西，竟无一踪，凭添怀人之情，离人之伤，惋惜那段镜花风月。

草有枯荣，月有圆缺。旧时朗吟楼未能抵御风雨剥蚀。在岁月中坍塌，清人潘逢元有《过朗吟楼》：扶童携杖作闲游，杨柳风寒五月秋。瓦砾一堆墙半壁，居人说是朗吟楼。“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雨打去。”二百年间，朗吟楼成为档案记忆与传说，缅怀旧时风物，举起酒杯，欲言又止。

千里运河水悠悠，盛世重建朗吟楼。遥想当年，唐代阎伯屿重修滕王阁，有王勃作序堪称绝唱；宋时滕宗谅重修岳阳楼，范仲淹作记誉满千秋，那都是一人风采，一枝独秀。而今，沧州重建朗吟楼，乃时代呼唤。八百万李杜，黄钟大吕，笔墨华章，潮头弄波，尽显今朝无限风流。

温故

## 流水里，那一缕倔强的灵魂

韩雪

120年过去了，透过岁月烟云，我们仿佛还看到，一个倔强的老者，被几名凶神恶煞的德军骂骂咧咧，推推搡搡地押解着，一路从县衙出来，跌跌撞撞地，走上停泊在运河上的渡船。

他一言不发，眼里冒着怒火，他频频回望身后自己曾经的治下，一片断垣残壁，战火还在燃烧，不时冒出一股股的浓烟……不禁发出几声悲叹，眼里流出两行清泪……

青县并不是他的故乡，他叫沈最初，字启庵，浙江归安（今吴兴）人，他是光绪24年（1898年）来青县担任知县的。

史料记载，沈最初曾经在故城县任职，大约在此待了十年之久。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议中曾经说“光绪二年……候补知县均试看一年期满……臣查沈最初才具明晰”“臣查沈最初明练安详，请补故城知县”“沈公为人廉洁、爱人”。其间三校《古诗选》评点，推断应该是个有文艺情怀的人。而令人惊异的是，故城县也恰恰在大运河边。

从烟波浩渺的南方到瑞雪飘飘的北国，言语不通，习俗不同，但是沈最初凭着士人骨子里那种朴素的修齐治平的情怀，为任一方，治理一方，施行了良多德政，深得青县百姓的拥戴。

他一定是运河上乘坐船来的，作为水乡出生的人，自然对河流有着特殊的感情。而乘坐帆船沿着大运河顺流而下，无疑是最佳的选择。可以想象，他在这一路曲曲弯弯、平平仄仄的河湾里，该获得了多少诗情，感受了多少爱意。

即使到了青县，可以想见，他在冗务之余，也该乘上小船，查看汛铺、递铺、驿站，也许盖宿铺、空城铺、流河驿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了吧？或许就是为了泛舟游玩，寻觅诗情，在这荡漾着灵性的河流上一解思乡之情吧！

县志记载，沈最初上任后，首先严以律己，遵纪守法，并严格规范吏役，不得有侵扰百姓之行为。他经常深入民间巡察，了解百姓疾苦，征询民意。当得知百姓常以盗贼为患不得安生后，便效仿保甲制度，在全县范围内，十户编为一牌，十牌编为一

连，各设牌、连长，维护社会治安。还在盗贼经常出没的重要道口设堡，派人巡守。实行一年后，社会稳定，百姓安宁。

光绪26年(1900年)，义和团以风起云涌之势在直隶中部及平津一带迅猛发展，以“扶清灭洋”为号召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。列强为了镇压义和团，瓜分中国，组织八国联军大举进犯。五月起，陷大沽、占天津，直逼京都。总兵罗荣光战死，提督聂士成阵亡，总督裕禄自尽，慈禧携光绪帝离京西逃，很多文武官员亦各奔东西。黎民百姓张皇失措，纷纷逃难。

就在那段时间，青县城里的百姓们看到，运河里骤然多了数不清的船只，这些船只大小不一，式样各异，简陋者有之，豪华者有之，这是来自天津的难民。他们扶老携幼，装上衣食细软，纷纷乘船沿运河逆流南下，只见南运河的河道里，大小船只首尾相接，连绵不断。

随即，成千上万的清军溃兵接踵而至，一时鸡飞狗跳，县内百姓见状闭门不出，惶惶不安。

在此国难民患之际，沈知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拒绝同僚的劝告，决意不离青县，欲与百姓同生死，共患难。为了免除后顾之忧，他派人将眷属遣回故里。尔后命令大小吏役，各守其职，不得擅离，自己则废寝忘食，昼夜巡视，热忱抚慰。亲眼看见父母官高义薄云，甘苦与共，全城无论官兵勇役，百信士绅，都变得精神振奋，同仇敌忾，城内井然有序，安无惊扰。

闰八月二十七，德军一支由北京南下保定，经大城一路骚扰侵入青县，所到之处，奸淫烧杀，横行无忌。进城后，先是对正在办公的沈知县进行一番利诱，“好言相劝”。告诉沈知县只要把库里的银两痛快地交出来，便不会为难他。但是沈知县毫无所动，拒不答应，德军只好从县衙（现永兴服装厂附近）强行掳走，押于行营，继续逼交县衙库存金银财宝。沈公断然拒绝，他知道，那些库银一分一厘，都是百姓血汗，取之于民就要用之于民，绝不能拱手让给强盗。德军以手枪相威胁，沈知县毫无惧

色，只以一句无银可付作答。

德军卒在入户抢掠时，发现了一些刀枪剑戟，便称找到了义和团的武器，敌军官大怒，立刻要沈知县交出所谓团民。沈知县沉静地回答说，此地自古民风彪悍，百姓素有好武之风，农闲之余习练拳术，强身健体，我有什么权力禁止？再说听说你们来，他们已经跑掉了，我到哪里去找？敌军官听了暴跳如雷，扑上去拳打脚踢，而后命部下用马鞭棍棒狠抽猛打，直打得沈知县皮开肉绽，肋骨折断，他始终正气凛然，毫不屈服。

四天后，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，德军将抢掠的大批财物装上船，满载而归，把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沈知县也押解在船上，沿南运河向天津驶去。途中，这些丧心病狂的德军仍不断逼问、拷打，片刻不停。

当船行至南蔡庄时，坚贞不屈的沈知县，终于体力不支，陷入昏迷。德军以为已死，悻悻作罢，把他拖出船舱，扔到了南运河的西岸边。村里的一家姓刘的百姓（这支刘姓村民乃明朝刘壖的同宗后裔）发现后，抬到家中，悉心调治。沈知县苏醒后，问及县城如何，答曰已成废墟，问及百姓如何，答曰逃避一空。沈知县听罢，心如刀绞，仰天长叹，涌出两行泪水，气绝身亡。

慈禧回京后，直隶总督李鸿章稟奏朝廷，“知县沈最初被执不屈被戕……”慈禧感于沈知县爱民忠勇，谕赠沈知县道台銜，并准奏在青县建祠堂。据说，青县百姓出于对沈知县的爱戴纷纷解囊，用以建祠，无奈迁延日久世事动荡，终未落成。

物换星移，运河水依旧静静地流淌，水波不兴，我分明看到，沈知县依然站在一艘小船上，手握一卷诗文，面对两岸绿树良田，痴心地勾画着治下的美丽愿景。无奈在那个国力衰微、弱肉强食的年代，他的一腔壮志，也许只能是一个梦想，时光荏苒，那缕忠魂，仿佛仍依恋地闪耀在那连接故乡和他乡的运河涟漪上。

